

曾
~~139~~
~~22~~

14
139
22



門 僧 4
號 189
卷 22

虬髯客傳

唐 張說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

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姝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

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

對曰妾亦姓張台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

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覺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日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

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

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小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銀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基道士對文靜奕此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焯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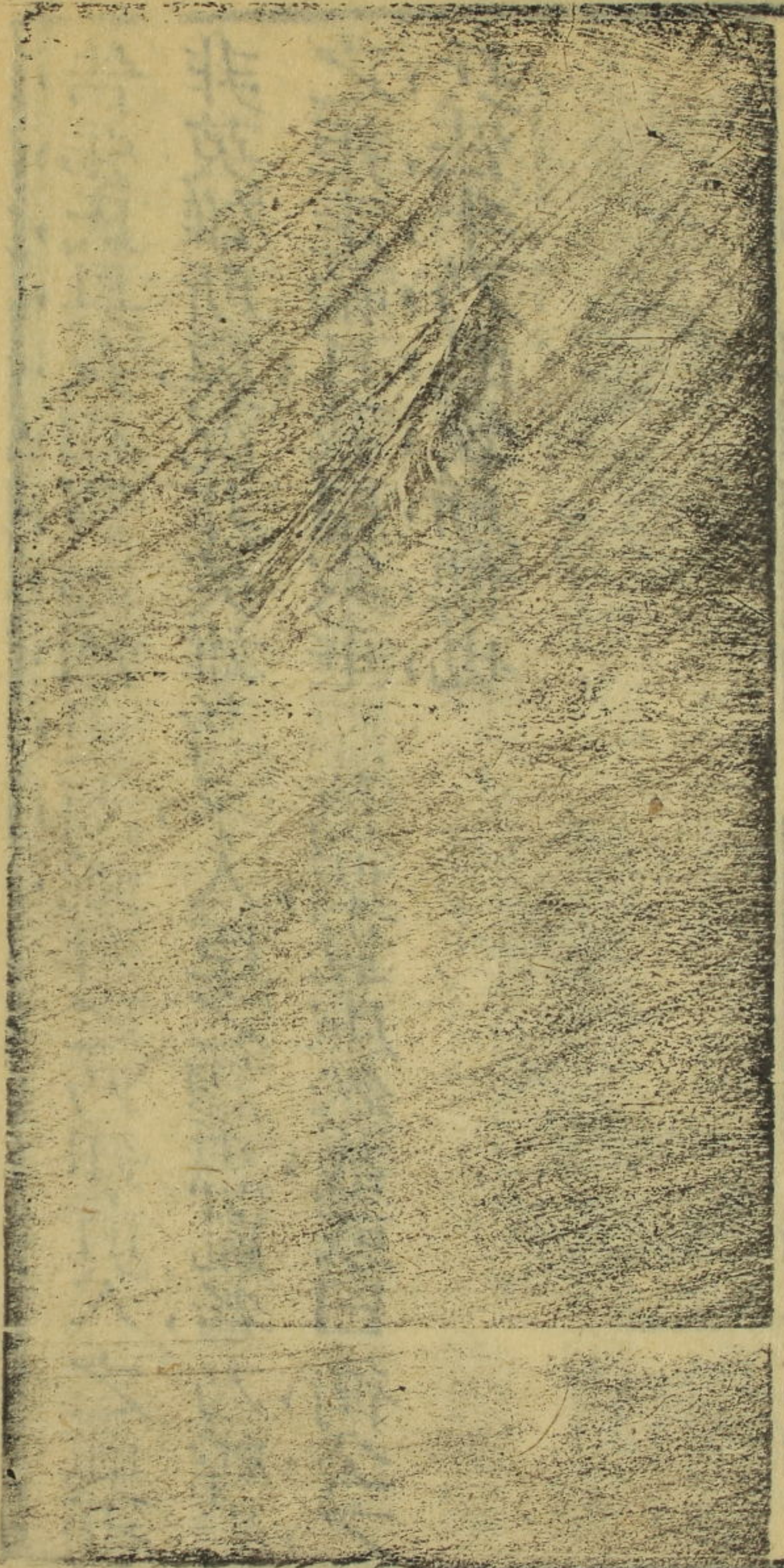
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公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叩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又珍異，旣畢，使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

也一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命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旣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業，遂匡大業。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成功也。歸

告張氏，具衣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虬髯客傳終



奇男子傳

唐 許棠撰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
 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之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
 立功當接引之俾其廢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
 蒙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于仲翔曰幸共
 鄉里籍甚風猷雖瞻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

子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統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且久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于邱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鏤銘之日非敢

望也願爲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子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于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反爲所敗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疋保安旣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于保安略云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燒敗李公戰歿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海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宥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

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雁寧期于李陵
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思老
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坐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
之無從昨蒙枉問垂問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請為
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戎行非僕敢
遺于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
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
何異蠻俗以吾國相之姪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
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

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倘吾伯父捐去廟堂難可諮啟即
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
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
斯請而不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
囚之監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毋落吾
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
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舊州十年不歸經營
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寡妻子猶
在遂州會贖仲翔遂與家絕每于人有得雖尺布升粟

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二，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之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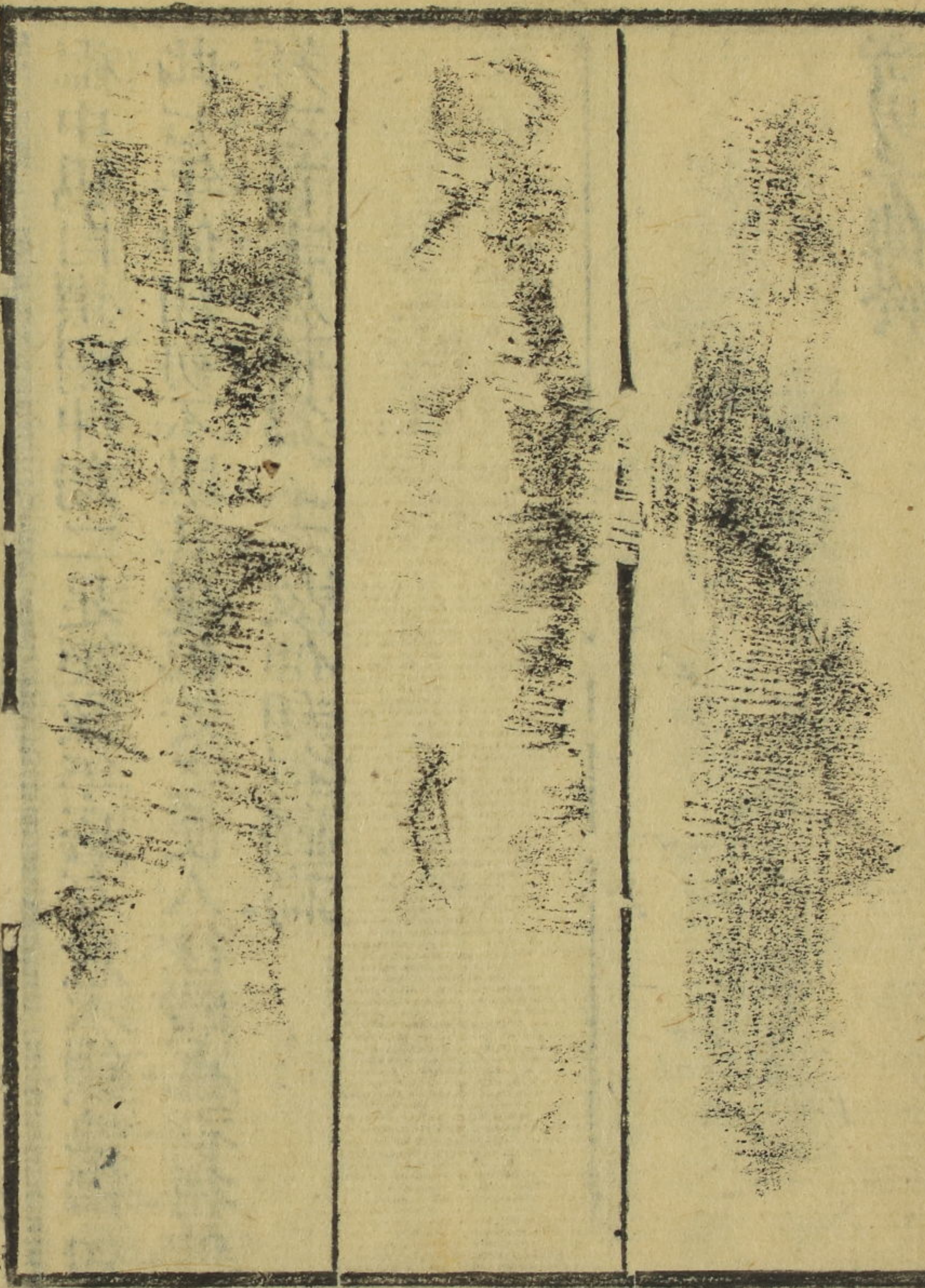
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于公，何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指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于庫中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類。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于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于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于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

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
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
仲翔謝曰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造但
此蠻曰故爲公末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
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重違雅意此女最小常所
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
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
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
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

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
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
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于
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線麻環經加杖自
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醑畢乃出其骨每節
皆墨記之盛于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于竹籠
而徒跣駝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
愛之如弟于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
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

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
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于保安之子以報
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
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于
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
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經歲困
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汝
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于板以
釘釘其足背釘達于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
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
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
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奇男子傳終



蔣子文傳

唐羅鄴撰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儻無度常白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乃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為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女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

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重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于是使使者封子女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原來甚多草穢君裁細

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宿也相問訊畢邏將適歸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文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旣死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皆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還歸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

祀焉會稽鄧侯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
可愛其鄉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
一貴人乘船端正非常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
貴人云我今正往彼候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不
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
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
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
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
伯子其會稽內史王蘊子其光祿大夫劉耽子其同遊

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
醜匹卽以其父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問曰家子女
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
異常符協如一于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侯來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
中悔經少時並亡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
突入廟門木像膏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
見也

杜子春傳

唐 鄭遷古撰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志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

士子春傳

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白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

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孀孤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
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
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旅榷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
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
臺峰八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
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
光發灼煥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
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
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手

丙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
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眞實但當不動
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
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
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水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
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華射人親衛
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
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
者大怒催斬爭別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

俄而猛獸毒龍狡獬獅子蝮蛇萬計哮吼爭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鎗刃又四回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火取亞之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於暗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撻流血或射或砍或

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慟哭曰誠爲晒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情一言兩淚庭中且咒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雪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確搗磔磨火杭錢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

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墮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輩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

首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于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釜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至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白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馮夢龍曰道家云丹將成魔輒害之蓋鬼神所忌也愚謂不然種種諸魔卽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夢感絲未忘情至人無情所以無夢子春之遇夢也七情中各有未臻豈惟愛哉特以子春爲一馴耳

終

墨崑崙傳

唐 馮延巳錄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定得力旣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時常山縣邑屢爲晉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救之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

燕王之德椎牛醢酒大犒于臺城輦金二十萬謝之燕王歸及境爲其弟匡僞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圍以居之燕主白以失國又見趙主方幼可圖乃伏甲誘而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卽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忽大風并黑雲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卽挾負趙主

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旣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東圍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禮殮仍使告于燕主匡僞匡僞忿其兄之見殺卽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王旣免燕王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益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

享其富貴當時問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
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李摩雲

以下附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
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
衣投河陽諸葛爽爲罕罕之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
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
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
能攻取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歷官至侍中後自

唐仕梁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階而
立取鞋一輛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
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
步橫拔車轆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
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在長安與壯士魏宏
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
人力極床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王人垣墻屋宇

盡壞名動京師嘗因會飲日暝獨持兩牀降塔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

壁龍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捷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千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鞮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磧城且至女墻手無繫

援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

嘗讀南北史紀勇力事甚夥不如此數則奇雋小說家不得易視也江盈科記

墨瓦崙傳終

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遇賊
庭芝歸欵變與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
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
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
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
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
於陝問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黃君蓋指朕耶
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坐清河谷前鬼
谷恐以此言之也貞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

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
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騏驎傳說霖雨
何可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如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
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
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元宗徘徊未
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
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立且喜曰上皇已下詔
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
敬事卜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
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
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
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狹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泌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候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殷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感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

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傳朽用慰幽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辭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

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
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
鳩之次日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
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詞令樂人歌之
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
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
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
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元宗有詔只要劍南一道

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日教伊近天子於是遂鼎後
二歲爲元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
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
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
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
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旣同
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
旣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瘵之
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

其人竟不迴試發南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
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
之刻元王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
杖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
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
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代宗
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奏決因語及建寧王璽武
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
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勅於彭原迎喪贈承天

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在一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
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
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
家艱無復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
生受錄德宗追諡張爲元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游著
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
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白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撻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行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鏢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變願終家事於是在旁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

也棲遁幽休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元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金玉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常家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與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號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并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

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官妃肅氏母郅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謹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種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

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人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芻毳

李泌傳
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止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菓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菓，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旣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入山

陷之，詔於斬春都告。正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元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主，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

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
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一由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
爲稿葉所藉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
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白堯舜以至
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
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
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
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疑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
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
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
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
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
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
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
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
因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

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升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夫寶十載元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揚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構而

慕生靜如慕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慕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元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元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拜仍賜衣物及綵綉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均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稠子曰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董寵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齏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染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李泌傳

唐李蔡撰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尙幼有異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生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旣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元

宗御棧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名三教講論泌姑子員
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譁者皆
屈元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子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
勿令其家知元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
晏偕在帝側及元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
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
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白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

陶峴傳

唐 沈既濟撰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
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
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
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
於八音命陶人爲甃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
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
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

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栢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

摩訶取之以為戲樂如時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人獲劍環而便出口為毒蛇所啗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其常慕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違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

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沮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其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人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鶴翻楓葉夕陽動管笠廬

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申宗傳

唐 孫願極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見有老
 父乘青驢負鹿茸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迳合
 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
 怒叱曰年小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遁理者耶何必知
 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躡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
 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
 乘促走佐亦撲馬趨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就佐

乃疲嘗白酒將飲試就請曰。筆瓢期先生其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那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味。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字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于謹。征梁元帝于荊州。夜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王壽百千。吾乃詣占夢者于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王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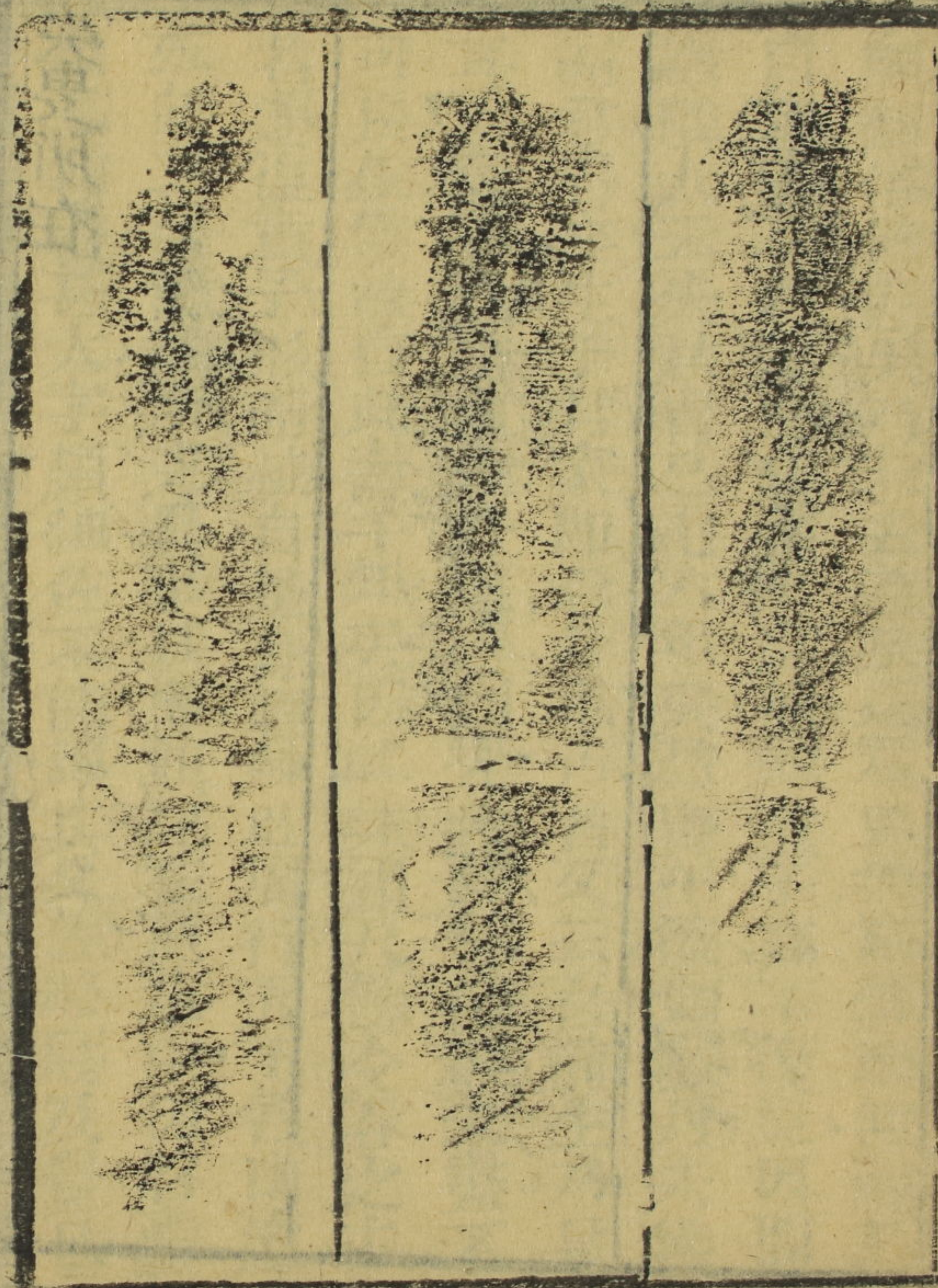
于按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諧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食。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矍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堯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

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堯元國來二童子曰堯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候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堯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君旣至此盍從吾謁蒙元真伯蒙元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

碧垂翠簾帷帳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旣有億爾淪下土卑賤萬品聿臻于此實由冥台况爾清節躬誠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錄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轂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二童子見詩怒曰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

中宗傳
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遂疾逐君胃如陷落地仰視乃
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
諸隣人云失君胃已七八年矣君胃在彼如數月未幾
而君胃卒生于君家卽君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是
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堯元國然俗態未盡不
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因吐珠絹尺餘令吞之古
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身輕神旺周行天下名山迨
茲向二百餘歲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
出一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其夕佐略寢及覺已

失叟所在



靈應傳

唐 無名氏撰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兼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禱皆得祈，諱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脣嚮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竒峯者，如美女者，如蟲如虎者，由

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為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整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白叅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曰：某卽君之閹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

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谷質窈窕，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卧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寃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忿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欵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欵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

寒床甘心沒齒瑩齋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
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
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
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
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
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寶貽災五百
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
沉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人枯桑
烏以燒燕前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王第七女以求異

寶尋問家仇庾毗羅白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
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
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
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
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戴天慮其後患乃率
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
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
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
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

年醜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
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
貽天譴覆宗絕祀削跡除名惟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
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
欲自剗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
得志近年爲朝邨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
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始將不可朝邨遂通好於家君
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

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邨縱兵相逼
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
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
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
縱沒於泉下無面見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
中河髡彼兩髦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
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徵強暴之男不能

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台。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超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

不暇嬰城，迫於走兇。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

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入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項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其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旌斃外

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率僮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成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徑行於帷幌之間。有如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對。遂痛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

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惟無所見實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廻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廟之間天明亦寤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

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弱然亦未盡誠欸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慚然頓仆僅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鈔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于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

雲府傳 七
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閔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塲，灑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閔使暴卒，寶驚嘆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瓦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割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

親隣咸聚，悲喜相仍，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徒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冉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于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之韞，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脩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覲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人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橐鞬。賓主之間，隆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所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昇自西階，見紅

粧翠者，蟠龍鬢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禮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嚙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王歛袂，舉觴將欲興詞，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塞，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

別復頌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
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孀，繼發師徒，拯其患
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
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
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日，
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
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
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理，形勢孤虛，遂引軍夜
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王伏

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
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則烟塵四合，行陣
整肅。余先使輕兵擲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
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
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百夾攻。彼軍敗績，死者
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
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直於麾下。由是血肉
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
馳，迄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

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
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
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
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安動，卽父之命
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
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
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祀拜平難大將。
軍食朔方三千戶，別賜第宅，與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
邸第，旌旛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

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覺動
人。竟夕酣飲甚。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
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
首灰心，未得其死。隣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
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矣。永
言期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鄜將軍
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
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拜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
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

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人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奪俄聞震雷一醒然而寤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樵鋌入用效卽戎行雖奇功茂聞而薄效粗立泊遭釁累譴謫于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俠泰山以壓卵決東河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曰薛舉城晨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

中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警如風雲抵善女湫儼頃悄無見

